

章回小說，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崗武松打虎 (106回)

Novel, Exquisite Edition of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 Printed Together, Chapter 22, Chai Jin Entertains Guests in Henghai County, Wu Song Fights a Tiger on Jingyang Ridge (106 chapters)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崗  
武松打虎 第二十二回

延士声单似孟尝，福如東海納  
賢良，自信一身能殺虎，浪言三  
子、通詩、ニノノハヒニ、ノミ

特，贏得高名萬古香

那漢清河縣人，姓武名松排行第  
二，在此間一年，宋江曰，江湖上  
多

聞武二郎名字，不期在此相會携  
武松手到後堂，同在上坐，武松推  
坐第三位，宋江便問武二郎，因何  
在此武松答曰，小弟在本處因醉  
後與人相爭，一時怒起只一拳打  
那廝昏沉，逃在這里，今聽那廝不  
曾死，正要回鄉，因患瘧疾不能動  
身却纔正發寒在廊下向火被兄  
長踏掀柄，驚出一身冷汗，竟得這  
病好了，宋江大喜，當夜酒擺，宋  
江  
就留武松一處安歇，次日宋江將  
出銀兩，与武松做衣裳，柴進自取  
出段疋，交人來做，与武松穿柴進

都吃了，武松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二家曰，客官招旗上寫道三碗不過崗，武松曰，這如何說，酒家曰，這酒但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崗，武松笑曰，我吃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出門倒（取得好），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倒，武松曰，休胡說，你再篩三碗來我吃，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曰，果然好酒，吃得口滑，取出碎銀還他酒肉，綽起稍棒出門便走酒家趕來扯曰，客官且停，前面景陽崗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虫，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往來客人聚夥成隊，於巳午未三時過崗，其餘時辰不許過崗，莫送了

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吃醉了，便要打他庄客，（懼他原來有緣故）因此柴進相待稍慢，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住了十數日，武松曰，哥哥不棄，收武松四拜為義兄，宋江大喜，一日武松要回去，宋江柴進苦留不住，柴進取出金銀送與武松宋江泪別武松不題，正是

別恋悠悠去路長，挺身直上景陽崗，醉來打死山中虎，揚得聲名滿四方

却說武松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見一個酒店，招旗上寫三碗不過崗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家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把三個碗并熟肉三斤，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

性命不如就此間歇武松笑曰景陽崗上走過一二十遭，何曾見說有大虫你留我在家裡歇半夜要謀我財，店家曰，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你不信我時，隨你，這武松大步，自過景陽崗，見一大樹去一片白，上寫景陽剛大虫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已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崗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曰，這是酒家驚嚇客人耳，拖着稍棒便上崗子來見個山神廟門上貼着印信榜文武松讀了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恥笑，且奔上崗子來見一塊青石，把稍棒倚在一邊，番身要睡，只見一陣狂風過，樹後一声响，跳出一隻金睛白

額大虫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番將下來拿起稍棒，那大虫把兩爪畧按一按，從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虫撲來，閃在大虫背後，大虫拿人只是一撲一望一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虫再吼一声，兜將回來，武松雙手輪起稍棒，劈將下去，手脚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怎的好）把稍棒拆做兩截，那大虫咆哮番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有許大氣力）两手就勢把大虫拿定把雙腳望大虫眼睛亂踢，那大虫咆哮起來扒起兩堆黃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虫一直按下坑裡去，提起拳頭，打那大虫口鼻，迸出鮮血來打做一堆，有篇古風為証，但見

景陽崗頭風正狂，万里陰雲埋日光，  
倏倏蒲川紅葉赤，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日晚霞掛林藪，侵人冷露滿窮蒼，  
忽聞一聲霹靂响，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谷口麋鹿皆奔忙，  
下莊見後魂魄散，存孝遇時心膽狂，  
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崗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撞着猱獐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人去迎風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爪牙扒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淋漓两手鮮血染，  
近看千鈞勢力休遠觀，  
八面威風欽身橫，  
野草錦班消，緊閉雙睛光不閃。

那景陽崗上猛虎被武松打得彈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虫不死，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死了，武松尋思曰：我拖這大虫下崗，（力已盡了）那里提得動，武松再來青石上坐尋思，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虫來，怎闌得他過？且下崗來，只見枯樹叢中鑽出兩個大虫來，武松叫道：我性命罷了，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穿在身上，見了武松，驚曰：這人大膽，如何獨自半夜又沒器械，走過崗來？武松曰：你兩個是誰？那兩個曰：我是本處獵戶，如今景陽崗上有隻大虫，夜裏出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今夜又該我們捕捉，正在這里埋

伏你曾見大虫麼，武松曰，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崗上，撞見大虫，被我一頓拳脚打死，兩個獵戶不信，武松曰，你不信，只看我身上血跡，兩個曰，怎地打不，武松把打大虫本事說了一通（不是大口）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跟着武松再上崗來看見太虫死做一堆衆人把大虫縛了擡下崗來，却請武松逕投里正家來使人去縣報知，衆士戶擺酒謝武松曰今日幸得壯士，除了大害一鄉人民有福（果是真）武松謝曰托賴長上福蔭，衆村都把酒禮來賀武松次日縣裡差人來接武松到縣請賞，把那大虫，扛到陽谷縣裡一縣人民都來看迎大虫

武松，下轎入衙裡，立在廳下，知縣看了武松模樣，見這錦毛大虫，知縣問曰壯士你說怎打了大虫，武松將打虎本事，說了一遍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出賞錢一千貫賜武松武松曰托賴福蔭，僥倖打死這個大虫，小人聽知衆獵戶因這大虫受了責罰，這一千貫，（好意思）給散與獵戶去，知縣曰，任從壯士主張，武松就把賞錢散與獵戶，知縣見他忠厚曰你既是清河縣人與陽谷縣隔隣今日就叅你做個都頭如何，武松曰，蒙恩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個步兵都頭衆士戶都來作賀，武松自想本要回去

看望哥，誰想到做了都頭，一日武松出縣前閑翫，只聽背後一人叫聲武松，你今日發跡武松回頭看見那人翻身便拜正是武松哥武大郎，大郎曰，你去了許多時，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曰哥如何如怨我想我，武大曰你在清河縣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吃官司，交我隨衙聽候受苦，這個便是怨你我近來娶得一個妻子，清河縣人都來欺我，沒人作主，（老實人說老實話）安不得身移在此居住，便是想你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渾身千百斤氣力這武大身不滿五尺，生得醜陋都叫做三寸丁谷樹皮縣裡有個大戶人家，一

使女，小名潘金蓮，年方二十歲，有些顏色，那大婆意不悅他，忿氣陪些房，白嫁與武大，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有幾個奸詐子弟，都來他家，婦人見武大人物醜陋，不曾風流到愛偷漢子，有詩為証，  
金蓮容貌更堪題，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  
武大是個本分的人，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挑賣燒餅，此日縣前，見了武松，武大曰，兄弟，我前日聽得人說景陽崗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裡叅他做個都頭，我也猜道是你，今日得見，和你在我家敘兄

弟之情來到紫石街，武大叫聲大嫂開門，只見綵簾起處，一個婦人到簾下應曰，大哥開門了，武大人見妻子說曰，大嫂，原來景陽崗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個親弟，那婦人向前曰，叔，萬福，武松回禮，那婦人扶住曰，且請叔到樓上去坐，那婦人對武大曰，我陪侍叔坐，你去安排酒食來管待叔，武大應曰，最好，便下樓去，那婦人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裡尋思曰，我嫁得這等人，不枉一世，那婦人笑問曰，叔來這里幾日了，武松答曰，到此間十數日，婦人問叔在那里安歇，武松曰，**在衙裡安歇**，婦人曰，叔何不

搬來一家住，早晚要些湯水也得相願，武松曰，深謝嫂，婦人曰，莫不有嬌，接來相會，武松曰，不曾婚娶，婦人問叔青春多少，武松曰，虛度二十五歲，婦人曰，長奴三歲，武松曰，只想哥在清河縣，不想搬在這里，婦人曰，你哥忒善，被人欺負，若得叔這般雄壯，誰敢相欺，武松曰，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曰，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人有詩為証

嫂叔萍踪得偶逢，嬌嬌偏逞秀

儀容，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

言釣武松。

卻說潘金蓮和武松說話未了武大買些酒肉，自去央了王婆安排

齊備，搬上樓來，擺在桌上，三個坐下，武大篩酒，那婦人曰，叔コ請飲將好肉遞與武松吃，武松是個性直漢子，只把做親嫂相敬，誰知婦人一雙眼，只願看着武松，武松只低了頭，當日吃了酒，武松便起身都下樓來，那婦人曰，大哥你打點一間房，請叔コ來同住，可不盡你兄弟之情，（心私言公）武大曰，說得是，二弟你便搬來與我爭口氣，武松曰，既是哥嫂說時，今晚便來，武松逕投縣裡，叫士兵挑送武大家來，當晚在哥嫂家安歇，次早那嫂慌忙起來，燒湯，與武松洗漱口面裹了巾幘去縣■卯回到家裡，那嫂■安排肉食酒飯，與武松吃，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甚溫柔，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他家裡住，要同■兩會風流。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